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三十

蕭山　朱檉

政教

宣化

題、

請速禁止異端訛言疏　順治三年

吏科給事中臣林起龍謹

奏為速禁異端止訛言以安人心事。臣思天下教化一而後風俗同、人心安而後根本固。臣觀明末教化不興、風俗大壞、異端蜂起、有所謂白蓮教、有所謂大成教、有所謂混元教、有所謂無為教、種種名色不能枚舉、此輩以遊手奸民妄稱教主、聚眾拜懺、男女混雜、不分晝夜、私印經卷、訛言惑人心、煽惑良民不安生理、不務耕作、焚香禮懺、不曰此處有活佛、則曰末世生真主、或謂目下天降奇災人死大半、或謂兵將圍動大兵殺盡大半、愚民不知、聽其招搖、任其煽惑、拋家

然亦有過之[illegible]
棄業生計鮮少或起邪謀於有之或從盜賊於有之者
李自成之遺惡風今當之大盜出房此類於之不覺其少至
於賣業擁符造之生乃如去年陳玉法民陳云撒城皆居
此輩煙過從之而小民愚蠢不辨是寔即為搖動群家
喪產爭相隨逐以為得生究為哄騙於其好民之犬於少臣昨出街
回家聞道問議福基浙臣　即差人密訪皆云
皇上將撈民間佛像滿城驚疑或將依像畫樣或將銅佛造寶
寺廟投入溝井甚至有將家祀遺完焚燬抛棄其間奸棍佚把
撈番棄械打叔滿京搖動第恐
朝廷一旦禁革必下

昭旨咸知此語浮傳未必係异端左道煽惑造作訛言
使人心驚慌復敢呼黨引類別生事端耶臣聞之不勝駭愕
將原奉疏具
題伏乞立宗遲
勅部咨從五城御史及步軍統領巡捕等衙門嚴傳遠近妖道曉諭
居民如實埋在外
勅撫按及地方等官張示禁諭使小民務耕作孝父母睦鄉黨勿
聽妖道煽惑如遇此邑教門即行嚴拏問之以重罪如此庶異端
屏絕教化大明人心安靜根本永固杜漸防微之大端也伏候
聖明速賜施行

請嚴禁詐騙疏　順治十年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廷諫謹

題為嚴禁詐騙以安民生事。竊惟人命必須檢驗，然後以辨真偽、審輕重之故，必至詳閱情詞，謀毆故，比方不憚再三詳審焉。若夫明房飢寒，計窮勢無聊賴，寡端侯作，有崇為整理，以澤枯之

皇上而已。如近日雲雨為災，三秋不登，

輦轂之下，未便騰踴，入冬以來，鳩形鵠面、裸體赤身者，皆是。其氣息奄奄之時，蹲居巷口，非僅於甲之門首，則殞於乙之戶前，以素不謀之面人，固非仇怨之夙搆，亦絕無忿爭之小隙，適值甲人等素秩生心，輒視為奇貨，不顧過招報坊官，坊官但知人命為重，不

不詳察而概行拉驗。不知一經司坊衙門必派衙胥，役必肆需索。受害者益覺甚焉，而宗社之設失矣。嗟此十室九空、米珠薪桂，方举家嗷嗷之虛，飢寒之不克自保，而又遭此意外橫禍刻之事之問、乾貂聲之騰，其何以堪。大非我

皇上軫恤痼瘝之至意也。

嚴飭

坊官自今以後凡遇地方有遺棄之人果係飢寒斃剝之他情者即令埋瘞，不許借名檢驗株連多事，致開奸人詐騙之端。匪但枯骨免於暴露，而孑遺亦保有安居之歡。

堯天

舜日於是窮矣。

興教化以正風俗疏　順治十二年

兵科給事中臣魏裔介謹

奏：為興教化以正風俗事。臣聞刑禁於已然之後，禮禁於未然之先。今日明季以來，風俗奢靡，僭越至極，浮屠盛行，禮樂崩壞。臣數年來，至都門見婚娶僭挾之服色華靡，負販市儈之伍，車馬赫奕，為人之妻，珠玉炫耀，屢行禁約，全不遵行。豪富之家，盡耗資財以供焚燬，生不為善，死希冥福，齋僧念懺，建醮跳神，不顧邪淫，教寺建塔，眾耕。嗚呼，世人無益之害有用之財，而各直省府州縣，俗言敦樸，祀鄉約六諭之教為虛文，千百中無一人舉行。此牧民之不因以財實與於祀禱也。自今宜將奢靡之事一切再行嚴禁，民違者不治其罪，僧之之徒誤

而私剃者，勒令歸衆，以懲私度。此不治其罪者，洪武以前也。嘗持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居寺觀外，亦禁有司許出僧者，不稱罔兩縣，寔不許民間之有私自削髮為僧道者，皆坐罪。凡以一道同風，使民務於孝弟力

田，而

家致富強之用，至於鄉約之講，使民孝善懲惡之事，專於保舉而旌於門，所以別民皆有厚朴向化之思矣。

松江雜鈔 卷三十六

請救奢侈嚴法度以保疏　順治十六年（　）月　日手抄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朱裴謹

奏為

京師首善之區宜敦救侈汰法度以期作則四方事竊以風俗為係世道之隆替

美靡蠹財靡靡之所用一惡未除一弊未去不足為太平之累臣謹按數款恭

為我

皇上陳之

一日節儉以裕財用古昔衣與服食素以軍賓皆有品制不敢僭濫近日都

城風俗驕奢相誇金珠之飾盛於民隸紈綺之服侈於娼妓廝役則服

僭等倡商賈下為驕矜則王孫今效之胥偏於王子娶婦嫁

祥下祀鬼為之漢人亦有從而效尤也哉
皇上聰目昔俟而下頒以曉衣相習似非措斧之原本之道請
敕下禮部考校典則將服食婚葬之禮立為定制勿使僭儗上自
京師下及府司城邑遵行未來庶民咸可守矣
一曰禁邪惡以正風俗于運中天魍魎何恐左道崇信無邪詐以惑民志大近又
邦城衛壇之設半於男女並數之事微乎滿漢遂致大邦為國且左道
婦武等女巫狂和不通成仙了道之說浸於人心久則有篡偽剝之而造
於西宗直有入
告牛作之不一嗟此生民昭於是知一念悞入邪僻莫逃覺之不而殺之不忍不乎而
惆者可免乎伏乞

[illegible]

嚴飭

五城、宗衙戶捉伙道之徒、以重法俾其懲、凡僧寺道觀、如有男女雜處、

聚齋作會之事、並要拿、務期禁絕而止、以翊其佳丁民、庶幾

僧魔魅之術、難以惑亂于盛世矣、

一曰禁尋釁以別貴賤、從古以貴治賤、以賤治不肯與一定之理、近見都

城有保英務、狐狸橫行、消逆積習、每至抗禮于縉紳之前、於人倫

倫並害、甚驅于冠履之列、罔知顧忌、莫可誰何、不爭鬬則垂頭喪氣、一

拉詢則引類呼朋、不肯私者賊則假指投主、謂假名之籍、其屢我、如此行行、

豈盛世所宜有、伏乞

天語

勅下刑部、擬定条戒、詐賊非禮、詐禮之條、載入新例、庶俾主而奴不斂

跡矣、

日賠奸究以靖地方近來直省衙門積役巨奸作惡多端或寄
貲或教人訐告則勝匪案即以為肆身之路伴亦按糧于稱捐之規
倉庫之金錢肆費于幸臺良消夫之事案或遷于監隔查本官
恨為羅治之舍主本北特為兵隅之虎以致法度不行閭孫茲尤道
漕道賊若輩耗其大半皆由京根相為招窩相為指示代之

執下

五城每季依然巡捕举訪之例將土豪大棍力為搜訪不時參拏庭
葬殺之不為此輩前法之誅矣

一日積軍器以防賊變近此禁馬之議意在俾賊之手而卻賊之步亦殊
不思保林大姓皆按堅挑之人能精通弓箭以乘馬匹而欲假胃官
役以嫌匪甲見却賊夫函為林保是有賊哨外販此乎

古井宗不藏兵匪甲原係有違伐之

勅下

兵部查照舊例設匠甲厰如或現行不須設官司者除滿洲出兵照舊貿易外如有外官差人前買者須持印信批文驗明上程方准收買該部仍行文以將細法開列出門之時仍許顯露公騐不得稍懷苐藏違者並處此之謂拜遵之要務也

曰舉孝弟以敦根本孝者百行之原京藏其首善之地哉

皇上

從古性成孳孳實實舉行化行自近都城之內得有孝子順孫節烈到著之人但外有巡方條

會例

得旌其都內五城官六省仍會未有此例首善之地何可不運汲請

勅部

議并從許御史庶舉孝節以懸旌表庶幾風勵樹而視感矣

有裨于人心世道非不淺矣。

曰除窩販以勵廉恥。古者善惡到，惟犯淫刑者充之。近見都城通衢僻巷處處有之，皆因一種奸惡棍徒將良家婦女窩賣，或誘為侍妾，或販入花柳，百般凌逼，慘酷非言，以詳四方樓買多處，地並師何地容若輩，若此哉乎。五城實心嚴查，凡有此項窩犯，不準，治以違律之罪，庶幾亦可淨諸惡，善之多矣。

曰禁攬納以清積逋。礼户兵工四部，皆有錢糧，各省赴京解納者，或差民或差役，無民一到京城，茫無頭緒，有一種主部匪棍，依倚它衙，假裝佯回家，有外部人役，挾帶而來，此或迎風于城外，或周旋

勅

[illegible]

於部門圍哄到衙，請以代倒，或一擔包攬，或零星科派，遂未

愚懦一落窮寒，不能自主，時本於錢糧，全數剋扣，任意飛銷。

部比則有般支差，以致解戶從年不能掣批者有之，甚至委之自

逃者、解戶傾命賠補者有之。請

部細訪眾金，治以重罪，嗣後解批投部，必驗果係原解，方准收領。

自得寬假，僱攬躲差，錢糧無乾沒侵冒之弊矣。以上各款，或有曾

經戒禁，未見實力奉行，或出芻蕘未議。否　愚以為

京師者，天下觀瞻之地，之氣尚懷，風化宜厚，況浙楚之江流，水火竟

書，山右秦以靈宗時聞，未必不由於修賭陳人，亡不古之故也，欲挽

四國之積風，肯自　京師始，使之　庶照施行。

嚴逋抗以除民累疏　順治十六年

兵科右給事中臣袁懋德謹

奏為揩補久沐

皇恩逋抗寔為民累伏乞

天語嚴飭、一體追完、以甦窮黎、以足國賦事、竊惟國家立法、有常宜

民、百姓安生、要期有賴、未有以抗天

恩典、欽恤流亡、而今佃棍把持抗拒、以至歲課不敢窮詰坐與比也、臣

生長畿輔、聞見最真、敢為我

皇上披瀝陳之、我

皇上因通州香河漷縣等各州縣圈佔之後、民不聊生、故查勝田、以德

州與霸靜寧等處關外如保安延慶永寧懷來等處民栽
華衛所及入官一應地土撥補使失業之民得有恒產
皇上生成浩蕩之恩小民莫不舉首加額祝頌無疆矣但所撥之地遠
於七八百里近亦不下三四百里彼處既無房屋以棲身又無器具以
資用勢不得不仍歸舊佃若舊佃畏其道遠量地收租使撥補之民
得資藉以為養贍之用以供糊口之需豈不兩相得而無貧乏孰
意近年以來則有大不然者查得撥補佃戶與衛所之軍丁舊佃
之悍革已性成習慣惡人頑百計留難乃其風習況有旗丁根衛無
交信把持將多作害指稱為莫可清楚推諉識詞狡辯且隔斷重
科來之資舍作粮或多方借貸以往而遠至者求給門持餘各儻

勞碌計所得之錙銖不足供饗飧於朝夕矣且聞有地主無錢糧之
無稅畏積欠之難償流徙他方經年不回歸故有賠糧已盡飢餒侵
勞來家無何老家死於道路故有欺其伶仃孤弱而痛逼其妻孥
有興詞構訟告訴經年而飄泊無歸故種種苦情難以殫述臣思
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拋荒既在所屬則撫恤自當一體乃地之索討無
策徒寄告求追該管有司不至十控而九銷則必將混而從抽求其照數
以追不使飢寒於吾土者未聞其人或有衰揆院道批行查追而飢
黎之羣又欺四六扣除及厭其所欲而此黎又勝賦銷微矣嗟嗟失
業之民何不幸而至此極也伏乞

皇上
天語嚴飭該省督撫凡所屬縣州拋補地土令該管有司加意

倖恃不许旧佃揹勒留难，如有佃据抗租，该有司狥徇不追比，该旗揹揹名

题参，庶揹补之穷黎可以永沐

天恩，而国赋民生两有攸赖矣。抑且 更有请者，直通州香河鄚县等处有

剥船以運漕粮，最称苦累哉

皇上軫念民艰，每船一隻揹地十顷，以供修舱食米之费，俱补于关外宣

保等处，久经该管道厅公平酌议，每亩租银一不七分，详户部允

行在案。近年以来，佃根刁揹，将于揹补，致令小民卖男鬻子以充運

两佃种地别为，据以食其利，甚非清法之平矣。查此数州县向有捷淺

夫一项，苦累甚之，工食银两奉

旨拨真定府協济，継因協济不前，累累难支，男倍食。旨 係议将此银两

歸入考成。今其餘府按期解交通惠各閘於挑淺工之日按名給發至今遵行。各私各廢。臣思剝船之累甚於挑淺而撈淺之地遠隔天閘外無其賤踏閘閘。往職月而各自以於運河支河各比照協濟之例令該管督司照數征完。依期解交各該纖運州縣按名給散。有違限比照例議處。則運務得以無悮。而小民不致流離之苦矣。

崇尚節儉疏　康熙四年

總督浙江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趙廷臣謹

為請崇節儉以挽風俗以弭災診事。臣竊聞古人有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臣是以揚拙手奢侈之不可不戒。蓋天地生[?]有自然之數。必有
教之於田野，必待耕耘而後成；百貨產自山澤，必待採捕而後獲；諸
凡工業裨作，易朽而寡，待薪而炊，至一不煩任勞勤苦而後得財之
生之如此。其取若用之如流沙而無節，究近來風俗奢侈，一衣服也，趣
其新，綾羅人借比之綢，僕隸之衣綢帛，女工勞念機匠女紅不能備
[?]中倍傭力人之辛勤也。一飲食也，極其珍饈，果有時異品之物
必遠致之，[?]念[?]人釣叟，其江[?]州中宿露殘風之勞瘁也。一
器具也，極其精工，不有奇巧技淫巧，古董玩好，人爭以為都，之勞
金竹[?]未有，有工[?]年[?]版足之福也。一居屋也，極其精美，非有峻

守那諸達貴賤庶人恥以為陋必尊念蘇居茅茨農夫寒而僅

之之苦也，以及將將葵蓋之子富比聲業，家以移貨越稱中人之產，以上

累之澄而不足，閭閻之侈靡無定，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竭，是以為

民爲此居，御必諸士紳，而此庶官必賄此民，習之既以日壞，官守之既

以日弛，率皆奢侈之故耳。若不及早挽回，則逾節不已，物力竭而凋敝

乘之，彼愚民何者，俟其窮困而議補苴，晚矣。臣請

皇上

頒飭內外大小文武臣工，有身仍已去奢尚儉，為愚民表率，并諭天下

百姓力敦樸素之風，不得絲毫越分奢侈，凡器用服色，悉照原

頒等制，違者按律治罪，誠如此行之，則人人有為天地愛財之

心，而財益足，將見家殷戶給，休和畢集，而民風

國本培養萬年矣

請陳保治以崇正學疏 康熙二十六年

刑部侍郎中臣 劉楷謹

奏為正學昌隆既久，旧刻陋習宜除，請嚴杜根株，以仰佐

王道之觀成事。臣竊思學術人心教育之首務也哉。

天縱生知，躬親討論，闡孔孟之正脈，接堯舜之心傳，更作史以

皇上訓士，頒十六諭以勸民，海內薰之，莫不觀感而興起矣。若孟軻

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自

皇上
嚴誅邪教異端屏息但淫詞小說猶流布坊間有從前曾禁而
公然復行者有刻於禁後而誕妄殊甚者且又一二書肆刊單
出售小說上列一百五十餘種多不經之說誨淫之書販賣於一二
小賈此其餘尚不知幾何此等轉相傳集士子務實者以知必無
其易為誘誤尚風流膚淺識者見擬定有其往來多情流蕩其
心以甘為侯信之筆其甚者縱肆狂悖之詞真害術人心之大害也又有一種
無知匪類假借邪名謗佛謗仙敢作欺惑人之語或刻語錄方書以秘
訣作律其或假托祖師降乩以詞言人禍福人見之信其神奇多相附和授
說師徒師之傳播不知實一股大惡借此為圖讖往處及其敗露牽連無
辜無數有之此等實假我獨無知小人為非又或有身託儒林心甘詭僻

此、不得圣贤正学、者思假借之名义、标榜立门户、希切名之捷径、诡如此类、岂容杂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乱臣请
敕部通行五省直省、责令学臣并地方官、一切淫词邪说及妄谈语录等类、立毁旧板、永绝根株、即儒门著作、嗣后惟仰宗我
皇上圣学、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不许私立名目、另逞己说、疑误后人、违者并作何严禁、庶学术端、人心正、移风易俗、亘古为昭矣、

驅游惰以歸本業 康熙五十三年

巡視北城陝西道監察御史臣周祚顯謹

奏為驅游惰以歸本業事、保甲以清盜源事。臣竊為王政首重農耕、弭盜務清匪類。古之農民受田而耕、安土重遷、死徙不出鄉井、父子兄弟各挽其業、人有餘力、地無遺利、然後出有倫、而孝友睦婣之俗以成。今則不然、臣等

巡視北城、習見夫

輦轂之下、聚數十萬游手游食之徒、晝則蜂擁肩摩、夜不知投宿何所。是皆本籍之農民也、或因賭博揮霍、或因逋租欠稅、拋棄父母、拋棄妻子、而僑寓於都中、至宗族遠離、寡老弱佃種田地、耕不能畢、收耘不能赴、時將遇水旱飢饉、寡婦孤兒、轉徙道路、無自為糧、填溝壑、

[illegible]

而若輩方且遨遊嬉戲，以其揶業援筐之資為[illegible]之費，而莫知省憂。古昔令孝弟力田為一科，而今之不孝不弟不慈不任不恤者，皆自游惰始，是不可不亟禁也。臣遍查則例內，一凡五城司坊及巡捕之營官兵，務該管稽察，除其有生業之人外，詳核之業，補為地方游手來歷不明者，該城訂回原籍，不行保認，遞與有房居住者，各令該治流查察，無如法久漸弛，奉行不力，以致游民愈繁，實可虞慮。臣請

敕下五城御史，將見在京民人一併編聯保甲，其有坊底房之保認，實有生業及傭使傭工者，聽留外，餘悉驅歸原籍，行文該地方收管，以安本畝。而於其父母妻子，嗣後有不得入京者，必取該在地方官引照，方許坊店

務之實，留為此則土京既無曠業，能為之佳，而選賦無復游惰田疇，

皆不為稍奪力農之人，則領莊有許資敢，孟子稱深耕易耨，以修

其孝弟忠信，王者尊其孝子，以考其志，庶有合也，於以仰承我

皇上富教成俗之至意，而臻於時雍風動之治，詎淺鮮哉。

立勸懲以廣教化疏　雍正二年

河南道監察御史臣段曦謹

奏，為請立勸懲之法，以廣教化事。臣係罷廢員，蒙

皇上再造鴻恩，以原官起用，俾得備員言職，時刻感激思奮，奈從部

汝文　卷選文之叢

臣儒、知識短淺、不能有數陳、伏見

皇上隆重講學、重道尊師、以立表儀之本、先行

特開恩科、廣羅才俊、王遴選崇尚德行、令於科舉之日、又議崇儒

先聖序類、重行學政、以鼓舞斯民、作興士類、此至矣、臣請推廣

士之化、以及夫民、因思盛世太平之治、必成於人心民間崇善之機、必始

於宗族鄉黨、故三代古民之法、族師掌其族之戒令、而書其孝弟

睦婣、比閭師掌其里之禁令、而書其敬敏任恤者、以至州長里正

各掌其教令、于月吉讀法、以詢其民、考其德行、而勸之、糾其過惡

而懲之、此所以遷善改過、而民皆興行也、我

國家忠厚開基、大化翔洽、以

聖諭十六條令天下郡縣每月宣講以化導斯民能遵行者列於卓異首
款故數十年來人心風俗日進以臻太平之治甚盛於往代新任者議之獄
獄時之上
聞而刑措之風矣既有待於哉而有司不實行教化而勤懇之法未至也
臣
愚竊謂
聖諭十六條不徒宣講而已宜於保甲中實行其教化凡州縣地方令有司
十家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長十保立一鄉長任擇保甲中誠信有
德者為之每月朔望令甲長察十家內有某人為善者於
聖諭某某如淳良孝友和親睦族力田崇儉安分守禮忍以息訟如此等
類有某人為不善悖於

材下以舉遺一本

王諭
此、如游惰賭博、酗酒打降、傷人搶奪、抗糧唆訟、邪教匪為、為此

等類、一一分別指於有司、出示宣諭

王諭
將設立旌善懲惡二簿、善者則與之書其名於旌善之簿、不善者則

戒之、書其名于懲惡之簿、至一年內擇其旌簿為善者、或免其

徭役、或表其門閭、以示鼓勵、若屢為不善、而後又怙終不改、則必

加之杖笞、以示懲創、務使民各有恥心、見其善則群推官長自相

勉為良民、不善則不齒于親鄰、孰肯自甘為匪類、至若甲長有

所聽頑而不為舉報、則罪在甲長、若舉報不實、而保長鄉長不

為詳正、則罪在鄉保、若有司官視為具文、或任意狗縱、或漫無覺

察、則罪在有司、按察司、廉訪確實、惡於不實行者、從嚴議揭參

有司果能實心舉行，行之有效，則計典中與卓異等語者方不虛，若行之不覺，仍為膜視，如此庶勸懲分而賞罰明，愚頑之類可化，刑措之風可成矣。

禁請諡會 雍正十一年

署理巡撫陜西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史貽直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承准大學士張廷玉寄字內開雍正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奉

禁下當遇之齊

上諭問得陝西之三原涇陽咸陽渭南富平等縣燒鍋各以千計其
餘州縣亦皆有之朕思燒鍋既多必將糧食耗費甚屬無益
但恐遽令禁止又滋煩擾爾可寄信與署撫史貽直著令其
悉心籌畫若禁止不致累民則禁之為便抑或多方勸諭令其
醒悟不期禁而自止是乃封疆大臣斟酌行之不可強迫欽此等因
到臣臣跪讀之下仰見
皇上愛惜黎元數存軍需之至意伏查燒鍋一項西北各省所
在在有之緣因小民圖利往往貪本逐末臣自前歲蒞任即檄
行該屬地方官不時查禁在案兩年以來西安燒鍋已
減去十之七八臣思欲杜燒鍋之原當嚴造燒鍋之禁民間

每於麥收之際、不以積貯為急務、而以販麴為生計、耗費之
麥、不可數計、惟禁止造麴、則燒鍋不禁而自止矣、經陝省糧
食之耗散、不僅由於本省之燒鍋、而在晉商之收買、陝西每遇豐
收之年、則晉省富商、攜帶資本、散給於西鳳之農民、農民
貪取目前之見價、不顧日後之匱乏、一至糧食登場、悉聽晉
商搬運、以致糧食耗費、蓋藏虛空、臣稔知各種情弊、見於今歲
麥收之時、通行出示、剴切曉諭、毋許民間私自造麴、更於晉商
販運之要路、委員前往稽查、不許糧食私販出境、見今陝西
省糧食可免耗費之虞、惟是秦民難於以生理、維持日用之需、
以為糊口之計、倘本地糧食充裕、百姓藉燒鍋以覓微利、亦係

禁革各省違例之書

謀生一道，若欲概令禁止，則誠為

聖慮不至煩擾，臣仰體

天心，惟當因時酌量，視年歲之豐歉，審民力之盈虛，或出示暫

禁，或多方勸諭，使閭閻有蓄儲之需，草野有資生之策，

庶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篤宗族以厚風俗　乾隆元年

內陞並察御史直接理事務更行查加一級紀錄二次臣薛炳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王學子、宗族雍睦之道、不外孝弟、此舜之風、成於親睦、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言以人各有親、人各有長、由親長推之、則人各有宗族、此親長之理、而由一宗而推暨天下也、從來人心風俗之轉移、自世宗巨族為之倡、而為化之行、又先自貴於始、近世士大夫於宗族親黨固有敦行其睦者、亦有祇知自私自利者、且有多子虐孫、而存忍難者不徒其奴僕乘堅策肥、而族黨涼餒不顧者、更有起於寒微、曾受族黨侵侮、一朝得志、便思報復、而攻訐訟奪、遂至於仇讐者、其子弟化之、爭產競財、互相控告、視骨肉如路人、等親愛於秦越、以士大夫之宗而尚如此、又何以責細民之蒙昧無知乎、我

奏為[illegible]

世宗憲皇帝因世風之日趨於薄也，於張耕范琮等之捐立公產周恤族人，特予嘉獎，優議敘，以風示天下，而士庶中猶有薄其宗黨，未臻淳厚，其則以有勸無懲，而令典未彰也。伏惟

皇上至孝至仁，親親之殷，隆本支百世之誼，篤行善崇樸之情，於以

加恩宗室，優禮天潢，其至周至渥，無異之親睦九族，無以加此。伏見

詔書，諄頒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武夫悍卒，愚夫愚婦，莫不色懌神怵，咸奮勸化，而知孝弟之心，人所同然，一感發而不容已矣。若由此而定以睦族勸懲之法，則風俗之厚可易致，其目愿以為其任大臣百官，以及世家巨族，俱宜仰體

聖上之心以為心敦實行篤族誼各隨其力之所能以卹其宗黨若有
能捐產入宗祠周族人者請令有司為列其田數于籍免其稅徭
并咨部議敘其士庶之宗族姓至千丁以上許本族公舉讀書者
一人以為長訓迪族衆三年之內族人無干禮犯法詞訟之虞者州
縣給匾獎勵五年無犯督撫給匾獎勵若遇荒歉之年凡族
人有能周卹族衆不使流离失所者督撫酌其輕重或給匾
獎勵或題請給以頂帶榮身如身有祿位特尊擢涣斯蔑
宗族者督撫核實題參輕則示罰重則削扶其身列學校
者以歲考時許族人將實行具呈教官申送學臣閱文而校
其實為宗族所稱許者文雖迭之自免下考為宗族所指斥者
黜之 謹遵三審

一（一六）

文臣保不得列上等，若考案內詳加分別，列其實於下以愧恥之，優識先之。如此則有計功以勸其企慕之情，復有所懲而去其僥倖之習。卿大夫倡于前，士庶人興于後，大吏有司實力訓勉而等其文。數年之後，有不孔讓成風者未之有也。且通計直省州縣雖大小之不同，而一州縣中必有四五大姓或千餘丁或二三千丁。此大姓之族必有醇謹者數人，富厚者數家，果能各酌其宗族，互相勸勉資助，則數大姓合族之人即無生事為非之輩，而將平時獄訟事關之可少，即遇水旱災荒之歲且能答為存養，不至有流離失所之人。于以仰副

皇上德意，自可上追唐虞三代親睦之風，以成熙皞之盛矣。

敬陳為民實政疏 乾隆二年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凌如煥謹

奏為敬抒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事竊伏讀本年七月十六日

上諭朕覽法司本章各省命案大率鬥毆居多甚至收於兇器互相殘傷此小民愚昧至知不忍一朝之忿遂至罪干辟法至追悔無已無及深可憫惻大負生惡死人之常情即下愚偏訟者亦不愛惜身體之理總因平日不知法律而地方有司又且不能時時化導勤其信若去惡之天良以臻法紀令之塞典云恃乎偏訟之日蹈法網而不能止也嗣後直省督撫督率有司

李君奏選二集一

必多方宣諭，實力勸勉，務使閭閻咸知法紀，砥礪身家，以遠于

罪戾，則教化行而刑罰可省矣。欽此。仰見我

皇上欽恤士民，精思默運，務省刑而行敷教，誠正本清源之盛

治也。臣數年以來，於民情吏治，稍有見聞，竊以為今風俗猶

未能正，教化猶未洽，其弊有三：在民者一，在官者二。敢

臚列為

皇上陳之。

夫州縣游惰之民，獄訟實繁，城里亟為整頓也。凡民之生，

士農工商，各執一業，故皆知愛其身家，而教化易入。若夫

非係置此游惰之民耳，幼不習詩書，長不務本業，不習詩書，

則不收穫，不勤手足，則不免飢寒。其游惰之輩，忠未至者，
教人為盜之為，而游惰居其中，酗酒其中，賭博者居其中，
命盜之案，實由于此。近來
皇上詔旨，令州縣官於公事之暇，多巡歷鄉村，詢民疾苦，宣布
教化，大哉
王言。此親民之隆規，良吏之法守也。臣查直隸各省，現在舉行保
甲，每十戶聯為一甲，將某里某甲某人姓名生業書記冊籍，
懸掛門牌，為州縣者按甲稽察，即可知一邑之中讀書者若干
人，力田者若干人，為工商者若干人，其不列四民之內而習游惰
者若干人，可查非核也，保甲行禁附近游惰之民而加訓識，

諭以圖謀生計，爰恃身家。其間有奉差恒產，流為游惰
者，為保老幼廢疾，照例給米孤貧口糧，安插於養濟院內。至
若強壯之民，詢其田畔，當勸諭為佃戶，無田者當勸諭
為傭工僕役，馴全其性情，勸其肢體，俾則於光仰鄰之數，至
然棄置之而不知相容留之人也。其有游惰之民，害於城廓
外與州縣衙門附近，狀易覺察，一時於循，向未至隨頑，實因
不能官長之耳身，不聞官長之言，習於放蕩以遊至由。一旦
民之父母，代謀其生計，代恤其身家，未有不翻然悔悟，猝覺
地。從戒不悉不移，則革戒以儆之，獲捉以辱之，亦不行其有教人
於遊之罪於同之至不知由也，則凡州縣遊惰之民可以決

消弭而為化流行矣

有司奉行者民宜務其實不當飾其文也

朝廷布政教全賴州縣奉行今之州縣問其錢糧無不知之以徵

比錢糧有火耗之利並再問其刑名問之知之以

欽部案件有遲誤之虞今耳至其視教化之通塞既無利於身

家復無礙於功名則漠然無復留意者十居八九矣常見

通行部文不過照抄原稿出示一道粘貼衙衛衙門即以塞奉行之

責僻城鄉野尚未能周知也況見在宣講

上諭一書皆於各本房吏率皆首列此案究竟天下州縣皆不過于

朔望擇近便之地召集紳衿約保及佐雜衙役人等講之

上諭十六道，逐照原文，合誦為件，為畢而敷其所衍貫串之文，闡奧易之為，若或有一人念其本業，若未能講求問或有行路之人，雖足聽，聽又於

聖言之精義，未能入耳會心。在州縣原不過奉行故事，而督撫開列在首條，亦不過遂循舊文，日此一事奉行，而知凡事之失實。欽惟

世宗憲皇帝廑念州縣官皆於作吏，不能專力教化，令添設約正值月，善擇生員中材品優長者，使充其任，量其廉餼，甚盛典也。其時言利之臣乃謂約正值月情願効力，不需廉餼，一轉而約正值月之名既又不廢而日廢矣。臣請嗣後直隸州縣設立約正值月，應遵照從前定制，頒以廉餼，俾其身家有以養，以司教，飭令隨地隨時

宣播

上諭並令恰送

聖諭傳出御論、劃斷詳明、使人易曉、再分命學臣推繹之、京大臣詳述解

釋、惟是府州縣即於巡歷時、察民俗之淳澆、驗誨之之勤惰、毋

使奉行不力、其廉能敦勸一鄉一邑之中、可為多人者乃為有司之

勸、而小民不素家喻而戶曉矣、

一、獎擢之舉動群吏、考課宜立乎時、而指獎首求實效也、國家簡任

大吏、寄以封疆、凡有舉劾、例即具題、以章其責成、乃或由一時之

喜怒、或憑一日之聞見、當其舉劾時、雖証罪列牌款、祖據、及至承

審之際、一至實按、則改輕定從、其有之、考語聞讀、其間之有之、

告審

出於等第之員，名有簡任嘉獎，從徵恭勳，比於新任內改變操守，即於舊任內劣跡敗露，每每流弊，雜以牧羊，求其一等一勳實足為閩屬之勸懲者，亦未易多得也。臣思以為下屬有吏代方今聯屬民不下一百數十萬，此名在將諭因劣跡先於本管三司從公審實，然後詳審具題，作案證皆已會同，而本官尚恃職銜，不旺定供，此准其題請等職，若該兩司審無實據，另當外結銷案，其有其有實跡，名將審實之處，備載入考之處，差乎刑條以省於証，延案之甚，至於三載考績監臨以即今之三年大計也。既於三年之久然後舉行，即於三年之內，許察官實也。臣查州縣官薪，糧刑名錢穀之處，凡屬從題定結者，

皆俟上司核准核駁、其辦理妥協、或有表奬之批、飭辦理錢詳者
申飭之批、惟良民代備之而本無限期、止要州縣奉行、不必具本申
奏、然督率之不力所由起也、目請自
皇上御極以來、所有頒者
諭旨、凡有關於代民成備、或該督撫於應遵應遵件開單飭發府道、令其
將該府州縣、某案某条作何要奉行之處、一一查明、每月之中將
某州縣辦理某事妥協、或行文記功、使之奮勉、錯誤或行文記過、使之悛改
其府道之開列有實與不實、俾可知其督率之力與不力、又於每歲之
中、將之屬員功過而由、造冊咨明部科存案、迨至大計伺期彙查三
年之內、功過大小多寡、為舉劾之實符、功過互以相抵、其照常留任

勢甚難遏亦難、

以視徒致外至於有功者過於舉之、有功者過於勸之、不徒憑一時

之喜怒、不止狥一日之見聞、並仍與本上司之識於有功者加之參勸、

並視咸為上司之識於有過者評列舉者、於此則考課精而舉

勸宜、舉勸宜切勸懲去、督撫提鎮之舉劾之下、應予推廣、

一例舉行、俟奉部議、以上三條、乃有殊科、理則一貫、督撫之精率

有方、則州縣之舉行必力、州縣之奉行有法、則小民之游惰潛

消、教化翔洽、刑獄減省、庶幾

皇上

仁育義正之盛、亦或可以仰副萬一耳、

請申嚴名分疏 乾隆十年

禮部右侍郎臣秦蕙田謹

奏為請申嚴名分之防以肅綱紀以正人心事。竊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曰先王為國以禮，是貴以治賤，賤以承貴，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脈絡相貫，體統相維，而後名分肅。臣閱邸抄，見江南河道白鍾山請定人夫驕弁脫逃之例一摺，據云天下河兵俱刁頑，見此番大工興舉，扞民乘机勒掯，飯米到手大半侵蝕，假工未竣，私自潛逃，工員無奈等語。臣思福作[illegible]之職，公旬三日，古有常期。我

聖朝體恤民生，寬薄力役之征，一切興舉工程，皆隨时雇募，計工給價，

天令所屬官吏，核照情況，以杜禁約，務使詳覈會議，宜乎各業
人等，講理爭先，共知本業之艱，不意尚有一班成伙，如江南匠目
設黨結夫，黨衆多，而懶於勤精，設法工價，而敢於勤精，致將工價
而敢於停歇工程，未議，而散於脫逃，至官員無從掩之諸，查民者
多方誆騙之智，總由平日地方官不能整齊約束，以致刁民哉
視功令，憤抗官長，一至於此。臣因審思民氣固不可使之鬱，而尤不
可使之驕，伏惟我
皇上仁義並施，寬嚴互濟，於視民如傷之中，有齊民以禮之用，固未
嘗因愛養之切，稍涉優容，而大小臣工不能善體
聖意，聞有穀為寬大實情，于是遂使刁頑積漸成風，即如直省地方，

偶遇小旱偏災，即蒙我

皇上賑貸調恤，至於不至被災之民，自當衛戢

謀安分守法，靜候賑恤之及，乃近來被災之地，竟有同地方官

著賑猜疑，而不法之徒因乘而搶奪村市，哄閙以要挾，又如地方

官審理詞訟，能自秉公聽斷，使兩造俱服，如或偏徇固執，

許赴上司控告，自有應得處分，乃御理棍徒，懷挾私忿，併案

罷市，閙其互讎，辱長官之體統，甚至于無識之州縣有司，

恐地方生事，又懼上司覺察，多方掩飾，加意彌縫，或遷就佃

抗租者，恐賊從犯一旅，上下寬徇徵，乃往勒業戶之稞糧，不顧佃

民之抗欠，有聽其刁脫，而業戶賠累，以致遇士民涉訟，理合

既究是非，據理直斷，乃巧博扶植懦殘之譽，曲避袒護

紳士之名，有故意寧直細民而不直紳士者，此之類，皆

足以增長刁風，釀成惡習，與驕縱脫逃子同一例，係人心風

俗，言非淺鮮。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禮云：凱以强教之，弟以

說安之。然父母之於子，撫育教責，愛與嚴二者不可偏廢。

若夫何日訴奏雇支頭指逃逸，及自訴聞及首閱老嚴，

亦抗租詐契，均有違上下相維之義。此種不法之徒，律

有明文，原無容另設科條，無仰請

聖主特頒勅諭，令直省督撫，通行所屬地方官申飭禁令，

嚴加約束，俾皆曉然于上下之定分，與奉公之大義。一遇此等

可作行從而實治，毋自稍為寬縱，庶既往知所儆惕，而于風俗人心實是有裨益矣。

請禁囤積米穀疏 乾隆十三年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湯聘謹

奏為請嚴囤積米穀之禁以充民食事。竊思布帛菽粟，生民之命也。一歲之收為一歲之用，則民食尚不至於甚艱；一歲之收為數歲之積，則民食乃不至以日困。查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等省，民間多產二麥及雜糧穀菽等項，其餘各省則皆播種

稻米全穫，秋成豐稔，米價低平，窮民易謀升斗，即遇歉歲，商販流通，小民亦可免粒米如珠之患。從前各省產米地方，向有富戶許收稻穀囤即從平，如遇價昂，即堅不出糶，然此猶一邑之中，不過一二之收，為一宗之積，為害尚未甚大。近聞民間典當，竟有收當米穀一事，子息甚輕，招來甚眾，囤積甚多。查典商不過多中射利，而奸商則販運，特有典鋪通融，遂不乘賤收買，即如一家僅有本銀千兩，買收米若干石，隨向典鋪質銀七八百兩，即又買米穀，又質銀五六百兩不等，隨收隨典，展轉翻騰，約計一分本銀，非買至四五分銀數之米穀不止，迨至來春及夏末秋初，青黃不接，米價稍加不昂即貴，伊等收贖

子母陸續取贖陸續出糶是以小民一歲之收始則賤價歸當後仍貴價歸民典商囤戶坐享厚利而小民並受其困矣此囤當米穀之為害甚烈也我

皇上軫念民間衣食首杜奸商而於稽察積貯一事屢厪

宸衷各省大吏各屬僚籌畫豈期民間典舖狼狽作奸止知利己不知病民若不嚴行禁飭誰免效尤之弊蓋囤當之弊浙江猶甚而囤當之物并不拘米穀也每年遇蠶絲告成及秋收棉花成熟此等商戶一併收當米穀之法任恣膽張罔顧似小民衣食之計止以供奸商網利之圖其有關於百姓生計非淺鮮哉目下正值新麥將登新絲將出之候仰祈

皇上

勅諭直省督撫嚴飭州縣有司並諭城鄉典鋪如有囤積

米穀等項尚未糶賣者諭令盡出照值官爲收買交其經

治倘敢隱匿不報一經發覺即照違制律嚴行治罪并嚴

飭每季取具各典鋪並無囤當米穀等項遵依甘結存案

有再犯比治罪爲律爲此庶米穀俾得流通生計漸可充

裕窮簷蔀屋不無少補於萬一也

請定經制以節民用疏 乾隆十六年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孫宗溥謹

奏為請酌定經制以節民用仰祈

睿鑒事竊惟

皇上宵旰圖維民依念切本年

巡幸江浙因地方習尚繁華蓋藏未裕屢蒙

諭旨飭勵臣民務使易俗移風共躋仁壽之域此誠民養斯民之至意竊思風俗之奢靡其故不一必以其漸則更化之道固非刑驅勢迫之所可強制亦非家喻戶說之所能遽曉即在守土之臣如郡縣吏與民最親有化導之責能使任之得人盡民間日用之分而漫無節度人不寧則將因循而任其自然又或

苛细而近于修饰，其于转移风俗之道，究讲备于实用甚悉，所定章程，为之限制，使有司得此依据，小民知所遵从，然后返朴为淳，于归之尽一。夫古时用神圣人治世之大经也，记曰：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盖由俭而流于奢，民皆目为也，由奢而返于俭，则民不能自主，直至奢侈以节之，自宜熟察。今日之民情，不患其好侈而不节，正患其狃俭而不能以此术。染已深，势难骤改，即如江浙，人稠居密，生齿之繁，物产有限，衣食之计，亦甚艰矣。其中殷实之家，亦未尝不自奉，藉以资[illegible]，御群，此国不至人，互相勉强，物供利用成膚，而野能不乘此甚多。盖其心实不愿奢，而且其力务不能奢，而随俗波靡，不得独俭。

如婚禮不備人以爲羞於姻戚喪事不備人以爲羞於父母實全不查人以爲羞於賓客爲之則鄉里訾議矣一人爲之則入室交謫矣然則供何由受用何由甚而財更何以堪乎是非本

朝廷之法制以約束之則其物享用者於物供之情俱不得解康

邇年間據臣 朱軾任浙時於民間婚喪二禮及祭享宴會皆爲著定規樣其一切無益之費概行禁止士民翕然從之歟爲稱便此其明驗也臣請

勅下

各省該督撫飭令州縣官各條舉其土俗靡費之甚切於土所宜禁防者某某事彙之督撫督撫爲之裁議而協均立規條恭呈

月

廣業，而後下之有司，首禁其非禮之費，如聚衆迎神、科斂演戲之類，次禁其於禮而實為無益之費，如將喪鼓吹、傳費賧無等之類，於寬狹之中，主制防之限，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又凡所立限制，只須汰去太甚，酌節簡目，使之截然可行，原無取乎瑣細碎，煩苛滋擾，如此則人情胥協，度令易從，富者有節用之愧，風俗可以淳厚，蓋藏所以日裕，似於教養斯民之道，不無稍有裨益爾。

請稽察閩省莠民疏 乾隆廿年

福建布政使臣德舒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照閩省昔稱南蠻追溯前明倭寇逆藩戕

朝定鼎以來漸仁摩義倍仲動力宣猷士民讀書守法固已駸駸乎風移俗易矣乃積習相沿謀為不軌之徒時有萌蘖未能盡除地方尚稱難治臣仰沐

皇恩畀以藩臬之任在閩數年詳細採訪輒求其故緣因閩地僻處海濱又多深山邃谷習尚強悍以好勇鬥狠為能無論秀頑好學拳棒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

原其初意，不過圖禦外侮，迨至日久，結交既廣，或恃勇技過人，或運機謀聚衆，肆然無忌，遂刊偽印，散偽劄，妄恃猖狂，蠱惑人心，釀成叛逆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間為首者多不過數人，而可不豫防，勢遂漸熾，愚民陷入牢籠，誤罹法網，牽連株累，情亦堪憫。夫人情之有技能，必不甘於淹沒，果其膂力技藝可觀，心思材智出衆，願令幼而壯，壯而老，老而鬱鬱閒居，精神意氣一無所寄，勢必行險不靖。宋臣富弼曾言，凶險之徒，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怏怏，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膽，遂生權謀，往往假名託姓，潛逃遠行，與其徒衆相結構，此等數生民間，代為成謀，實能將禍害

並得而兼之蘇軾所云窮其變而盡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能其變不可勝窮而其材自有可用以臣邵濟堂言條之

樓樓之徒為人所制制於心無定制為利而動既可以誘勝而來亦可以唬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狙知文義識古今能爾其言足以動眾其知足以設謀其張橫詭秘机巧變幻尤易惑世欺人乎時宜有有以收指之等語方今

天下一家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偶值奸民蠢動無不立時剪滅何足深慮惟是安不忘危我

皇上謨謨以文道化成訓誡臣工而整飭綏戢常切

日窮思一飽一毫，其有善習拳棒，膂力過人，更或粗識機謀，牧州縣為親民之官，責據不過百里，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周知，推是形跡未著，無瑕可指，既難占置之於法，且例載游手好閑，不務本業，自有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罪止枷責，是條例決罪，僅能懲戒于一時，其貫猾桀悍難革面革心，平居無可為，或斂跡藏形，設遇荒歉不齊，難免乘機煽惑，此等賊雖先須散在民間，良民受其戕賊，實為地方隱累，且愚昧之見，與其事後懲辦，不若豫防于未然。應請嗣後查有教演拳棒，僻居閭里，並以智術鼓動愚頑，實在惡蹟昭著者，牧州縣報上司究詢明確，將為首之犯解省

審訊定案，除照依行犯名案，先予法懲究外，並著遞解直隸
河南等省，其中掉去其首惡，則將黨自解，其有膂力超越
藝能熟諳，思材智，實有機謀，此惟投充之過犯比之不得不敢
用其身心，自伏其旅以九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諭旨，各省中膂力出群，藝勇出眾之輩，若若臨其邦
置之用之地，深為可惜，令各省督撫等，各募揀選，咨送兵部，揀
派官員訓練，或習以備軍旅之用。欽此。欽遵在案。恭繹
諭旨，

聖諭淵深，似應交令州县，留加採訪，詢明姓名住址，先行密稟督撫
再加詳查，以備揀選舉報，咨送兵部。請

（三八）

万岁
奏迎捕三省及直隸等省，並沿途各標，俾各名糧，勤力試用，其
有勞績，量加賞擢，如技勇尚在次等，而舉動不嫻者，酌量本省
督撫提鎮各標，俾補餘來，既因其材而用，實期因材而取之，使各縣
衙原以查他向，再查該沿江海，業以查悉之匪，豈以藏奸於其王不必
閩地一有為能，可否仰邀
皇上
密飭各督撫，凡該州縣一併密訪查確，如此處已犯，其有所經
剝而不利於游手移，操守其在官，動有稽察，且遠徙異省人地生
疎，以施其技倆，更使該處土民，雖能有犯，因欲以端趨向知戒
儆惕，則積弊既除，善亦自植，地方咸臻寧謐矣。

飭禁浙省陋習 乾隆二十八年

浙江巡撫臣熊某謹

奏為查禁浙省相沿陋習以持風教事竊照兩浙為東南名勝之區素稱江蘇並美其風尤宜作持斯習俗不流淫蕩如西湖天竺寺供奉觀音大士佛像杭城每遇陰晴祈禱默著靈異是以居民崇奉遠近人等進香禮拜者甚眾至二三月為尤甚每日男婦不啻盈千累萬臣思禮佛者宜為當從佛山素由來已久自應任聽民便惟派員弁前往稽察彈壓毋使匪類從中偷竊滋生事擾臣訪聞該寺傍房有留宿婦女之事當飭杭州府知府劉煒查察隨據查報本年二月十六日該府前往天竺寺傍拿獲僧山

焚香者過三齋
門、緊閉，开門進寺，祇見僧房留宿婦女甚多，皆稱與家莫之別
項、等故，而男女雜遝，休李嫌疑毫不忌避，并於別佇竹窠欲不惜天
竺、尚查有小天山大東嶽雲棲法相諸寺，不讓如上等語，臣思習久
勢難驟返，人多不可勝罰，且既已成俗，更為先申禁令，從以絕之
以法得令該方丈曉諭，洞悉遠近男婦，許于日間至寺禮拜，其
路遠如西湖原可勝舟，山僻者有飲食供堪住宿，毋許僧寺容留
將婦女留宿僧房，違者按例治罪，再臣聞誦經禮懺不過用僧
數徒，未有如俠者崇之，乃浙民遇有喪葬，延請僧眾，則管
笛簫佐以群歌，唱名曰佛曲，其寔事涉都靡，互逞民間褻瀆
並以消其哀戚之思，而失其深蕩邪辟之念，殊于風教

有裨上一併飭令地方官查禁之案，以上二事，浙省相沿成習，臣為維持風教起見，酌有飭禁緣由，理合條摺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

請申明囤積之禁疏　乾隆二十九年

甘肅布政使臣王檢謹

奏，為請申明囤積之禁，以便民食，以裨荒政事。竊查例載，富戶於收倉之際，或遇有積至千萬石不即售賣，任該地方官勸令出

糧并設法稽查毋令商販囤積居奇又例載先借銀錢預定糧石巧取射利者杖律治罪等語蓋以杜徒壟斷有防民食以酌加議禁也至於秋成之後價平糶買此之有益無損之舉可以毋庸查禁夫小民終歲勤動全頼禾稼登場上供課下資身家每遇年歲穀賤之時富民出資以易糧貧民因糧而獲利價之本地可備緩急於將來運之他方亦可通有無於鄰境既使其散於各處可閉糶增價地方官察其情形亦無難遏抑以操縱之法去其所有而減價以糶則本地之糧仍供本地之用豈數寧易於調劑矣今地方官不擇例義凡遇販買糧食概行查禁在殷實之家固不敢違例干罰而小民日食

皇上

此需所從出於此又勢不得不多方求售於是狡黠之徒勾結胥役私收莫辨任意指勒既巧取其利而復朘削其價值此較錢價累倍民以有蓄養之計也若是偶遇水災祲銀米並踴而市無餘糧此缺之於急翔于購買則辦理更覺掣肘且恐以為牙儈牟利法固宜嚴而商民雜糧向無禁例勒下直省督撫轉飭地方官除積糧至十五萬石數於開糶暨支給銀錢預買糧石仍按律治罪外其餘聽民自便如有混行查禁以致地棍書役因而滋弊不特失察衙役犯贓例議處並比照辦理庶此商民皆利且亦得宜酌劑者有便於生民而不可以少裨于荒政矣

奏禁江西祠宇流弊疏 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撫兼提督銜臣輔德謹

奏為查禁祠宇流弊滌訟源以化風氣事。竊照江西民情健訟，有司勤惰不齊，州県自理詞訟及上司批查案件，多不遵照例限審結，且有判斷失平，不能折服其心，未免益長刁風，而滋拖累。

臣到任以來，逐一清查，分飭司道府州，勒限出結，秉公核斷，塵積案件大半清理。其疲懦闒茸之員，臣已分別記過參革，俾衆知儆惕。查各属訟案繁多之故，緣江西民人有合族建祠之習，本籍城鄉暨其郡郭並省会地方，但係同府同省之同姓，即糾鈇金錢，修建祠宇。率皆棟宇輝煌，規模宏敞。其用

修飭兩、置產收租、因而不肖之徒、從中覬覦、每以風影之亦
妄啟訟端、藉稱合族公事、開銷祠費、是訟不勝、即赴府翻、有富於
結、又赴省控、何處控訴、即往何處祠堂、盡用何處祠費、用踐議
於子派出私財、任意侵用、是祠堂有費、實為建訟之資、同於立祠、
竟為聚訟之地、欲弭訟端、不得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且查民
間祠堂、為係建于本鄉、時祭享而聯絡族誼、設公費以養孝子
弟、乃係敦尚之道、實為美俗善風、若遠建于府省地方、祭享無聞、
族誼不洽、其居守則傍宿健訟之徒、其公財則積為遣訟之費、
頹風敗俗、莫此為甚、況查所建省有祠堂、大率皆非原遠年
君王將相為一人、共為始祖、為同姓則祖后稷、吳姓則祖太伯、姜

姓始祖姜尚、某姓始祖某依，有祠必有譜，其纂輯宗譜，荒唐悖謬，不復成文。凡房同宗同姓者，皆得出費入祠，送其支祖牌位于總祠之內，列名於宗譜之冊，每祠牌位動以千百計。源流支派，無所擇，出錢者聯為一宗，不出錢者置親支於局外。原其創建之初，不過一二好事之徒，藉端建議，希圖侵漁訪其同府同省同姓，或聯絡於士庶，或編查於眾民，收割之際，百計勸捐，多方算動，愚民溺於習俗，樂於輸助。故其費日集而多，其風日熾而盛，於成廣廈，置之產，間欵訟聚賭，窩匪藏奸，不可究詰。近于省會祠中，復經拿獲私鑄案犯。查律大夫不得祖諸侯，豈有民人而可妄祖前代之君相，揆禮已

宜查禁以觊觎而弭讼之萌、甚而窝娼窝匪、无所不有。尤可胜其流弊之所底止。臣现经通饬各属查明，各係州县主者，实有近祖子孙，岁时祭祀，以仍准其存留外，其余系远不经之始祖，谬添附会，神之不歆非类，应将牌位查毁，并删正其名，为州县附近之支祖，实其本族禋祀宗之首，竟作馁而之鬼，为其子孙昧者不知者，应将牌位撤回。至其族属祠房间，若不随时剔除，日久缘之侵立名，应令改作平房铺面，不准本姓根据捏，或实有余留为该姓应试生童公寓，尚属可行。倘准留之后，仍有讼根盘踞，及窝赌窝匪情事，除严拿本犯治罪外，即将其房宇入官，或作堆铺，或改建衙署

之費并居住此外尚有一種本省外省合姓公宇共奉供設牌位名似猶異而實則相同應名照此一律辦理所以承遠不許添建府省祠堂公宇其有實係敬本支而睦宗族者祇許於本鄉本村以時祭祀庶幾禮義可明訟源可潔而民生日厚矣

覆奏查辦江西祠譜疏 乾隆二十九年

江西巡撫兼提督銜臣輔德謹

奏為查辦祠譜完竣恭摺覆

奏為遵旨前奏江西民人妄聯姓氏醵金私立祠構訟稱流弊應行查禁緣由一摺仰蒙

諭旨特頒一體禁止等因

刊示諄諄毋得仍以文為牽行故習臣惟有敬謹欽遵實力

查辦著將欽奉

諭旨緣由通行出示曉諭一面通行闔省州縣各令在於境內逐一詳查並為懇切曉諭俾知異族合祠擅趨始祖妄祖君相立宗立國均干罪譴今蒙

聖主恩加[illegible]免其深求已為該族大幸若再違延隱匿則按法論擬定不可逭並恐州縣視為具文不材查催辦并

责令该管知府就近督率各属，细加体察，保无有

各属里之有祠，由来久，甚其中同宗嫡居，建于本籍城乡，以

尚为尊祖敬宗而收其族，此意未尝不善，而流弊之滋则

由于同姓建祠而起。今查同姓之祠，并不能追其所始，大概由

单姓寒门，欲矜其族，或讼棍好胜，就中渔利，因而由城及

府，由府及省，处处邀约敛费，创立公祠，依窃附会贵胄远

名裔，而不肖之辈，争相仿效，遂至不一而足，至建祠修宇，或

置田产，或贷钱放债，多有借于同姓愚民，倚祠加利，盘剥租

息，横于无用，于是因其有费可动，宗祠可居，动辄兴讼，跌肆

甚强梁，复恣其势，萦资讼棍，聚众兴讼，好匪藏聚，寔由于此，其

荒遠不經之木主，則由各送木主入祠，多係各宗之祖，乃後
近溯古初得姓之始，及攀援往代有名之人，以為公共之祖，
而各族亦祠，因亦藉相誇尚，非列立木主，即載入譜首，以為榮耀。
其有近祖可考者，反置之於不論。是以各譜世系，多揑傳而
考，獨其始祖則遙遙不相涉。蓋本係從后妄行揑入者也。今飭
查其木主，近而臚於譜，其祖及唐宋者，已為近代，而所謂漢以上
唐虞三代顓頊軒轅，亦有為始祖者，比比皆是。有祖及盤古
地皇者，又有古之無逸人，既不載，如黃帝卑采温之類，尚為祖宗
者。史有正史不載，僅見於稗官野史，實無其人，如雷霆子之
類者，亦皆牽為始祖。其僭越荒唐，鄙俚悖謬，實為已甚。

不料江西文物之地，而於祠祖根本一事，遂出於此。今據各屬開

摺，其省前未。由稟據查核，計同姓共建祠八十九祠。一族獨建祠

八千九百九十四祠。祠有荒遠不經之木主祠一百七十祠。譜載荒遠

不經之始祖共一千一十六姓。又公字一百四十一處。業將同姓共建

祠內所立木主，概令各自撤燬。所置田產及其祠屋，均令自行

賣售。將價各自分田。間有名之售主之姓，聽其歸於一族或改

民房鋪面，或作考試寓所及堆貯貨物之用。總使根株盡絕，

不致復萌故習。以字公照此辦理。其荒遠不經之木主及圖

像匾額聯書，行撤燬。所有譜首譜序荒遠不經之始祖，

及字樣名目，一概剗削，並毀其板，斷以始遷該地及世系可稽

者為始祖，均令另行改正，送官鈐印，昔還迎有爭訟，飭以
印譜為憑，並探各房家称為傳該族函請，時將其僭妄者
匡之，並逐一指明，繞另姓各知悚懼，惶悚且有將譜自行削正送
印者，足見人心之明，原房不昧，此番辦理，似於頹風陋俗，一為廓清
至各房祠之有祠產者，計六千七百三十九處，除供數祭祀外，其
有餘者共計七百六十處，皆取具遵依，為各族子弟讀書，助族中貧
之婚喪之用，不許以為訟費，該仍飭地方官隨時留心，如有於族
中稍祠款費者，即加懲治，以杜訟風，外自復通行後，亦山民敢
有仍建同姓公祠，及一族專祠，設有宗遠不代之木主匾額
者，即同祠屋入官，並重治其罪，其有於譜內仍載崇遠

不徒之於祖宗族姓名一併濫行注冊，俾知名分不容稍假，寬典難以再邀，互相提撕，共為遵守，庶無誕之風永息，而尊親之義益明矣。所有臣欽遵

諭旨查辦完竣緣由，理合恭摺

奏明，並將查明祠譜各款分別彙開清單，恭呈

御覽。

請除嘗祖錮弊疏 乾隆三十一年

廣東巡撫臣王檢跪

奏，為請除嘗祖之錮弊，以禁刁風事。竊照廣東人民率多聚族

而底，每族皆建宗祠，隨祠置有祭田，名為嘗租，大戶之田多
至數千畝，小戶亦有數百畝不等，遞年租穀，按支輪收，除祭
祀完糧之外，又復放債生息，日積月累，竟至數萬千數，凡
係大族之人，資財豐厚，無不依強凌弱，恃眾暴寡，如遇勢
均力敵之戶，恐其不能取勝，則聚族於宗祠之內，糾約出鬪，
先行議定，凡族中有鬪傷之人，厚給嘗租，以供藥餌，因傷身故，
令其木主入祠，分給嘗田，以養其妻子，如傷斃他姓，有肯頂兇
認抵者，亦照因傷之人入祠給田，因而亡命奸徒，視此械鬪之風，
以為牟利之具，遇有雀角，動輒爭先，逞兇多命，迨經
拿訊，而兩造頂兇亦有其人，承審之員，據供問擬，正法犯又

之漏網，此往愈無顧忌，種種刁惡，皆由於嘗租之為厲。

前任廣東按察使潘思榘

奏請，將粵省嘗租仿照宋臣范仲淹義田之例，設立族正族副經管，仍飭地方官稽查，令其敦本睦族，毋得倚恃爭鬬。今奉行多年，而該省聚眾械鬬之風，全未悛改。臣 查核奏案前犯之案，先後多人執持器械，更為鳥鎗刀矛等軍器，藐法違禁，莫此為甚。且犯案之後，其所舉之族正族副、該地方官並未事前究處。臣 等悉心體訪，蓋緣地方官習尚之頹玩，其族正族副胥由舉報，並不經心，立案經報舉者，固自因循錮罪，即間或舉報，而承充之人又多係狡詐之徒，從中擘謀首

禍，務端漁利，是以錮弊日深，而刁風易熾也。臣愚以為欲杜此流弊

之源，以清其訟患，不如敦族田產，亦以息其爭鬧。請將有祠堂

祖族產地方，官查明村莊戶族，核實開報，除零星小戶田畝無

幾，此無庸查辦外，其自百畝以上者，倣集族姓公議，凡本宗城

鄉之祠，每年祭祀所需，酌留嘗田數十畝，即於該族擇一殷實之

人承充族正經理，其子孫內愛業流轉，其餘所存之田，有近

年捐置者，仍歸本人收受，如係源遠流傳，以及近年祖息所

置，即按其各族支派均勻散給，仍飭該地方官督同族

戶親自查辦，不得假手胥役，致滋侵擾，俾貧民有田以資

生，兇徒無財可恃，訟可息而地方風俗歸淳厚矣。

籌定民間質穀章程疏 嘉慶十年

江西巡撫臣 秦承恩跪

奏為籌定民間質穀章程以濟民食而杜弊端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照江西地方多係水田每歲栽種早晚二稻以本省出產供本省食用原可有盈無絀祇因襟江帶湖隨處可通舟楫向來秋成以後商販貿遷往來絡繹如遇上游米價稍昂則商船載運牟利甚易而本省農民亦止圖目前糶價不顧日後缺乏之虞閭閻殊失耕九餘三之道此就各州縣情形而論向有田多富戶於秋收之時將餘租穀任聽農民

以物質押，資其耕作，秋成照加息贖還錢文，城市典舖，抵
有銀錢兩項，於貧民借貸，無所損益，此等利便民生之於
商賈運平定市價，於民生多裨益，向為鄉里善舉，乃自於
嘉慶八年五月到任，聞得各處收成偶歉，每因富戶
囤積穀石，為未領帖，且不肯實與人，往往指為私開典當，損傷民
詐，並藉稱米價昂貴，係由富戶居積不仁，因而藉帖借端勒索
其數，強借滋事，甚或糾眾擁擠，種種 即當飭地方官嚴行查禁
勸諭富戶，毋許囤積居奇，設法調劑，將居積之各戶並將穀
一面出示富戶俱獲益，各保甲係不法之徒，剴切出示，以期閭閻遵
樂於借貸，藉以把持阻撓之弊，再查以來，江西地方，仰蒙

聖主

福。本年穀收成甚稔，務房具寔。時當秉作，富戶相為照應

出當，農民口食，堪以接濟。臣伏思富民為

國家之氣脈，求有益窮民，必先保全富戶。如果富戶壟斷漁利，自

應照例嚴懲。亦查該富戶等放穀收息，止係照例加三，並未多取。

且當穀多之年，若不放，穀價本易，迨至秋收田熟，穀價甚賤，

富戶業已虧折，並以春借秋還，每年止能一次，較之典商出為銀

錢，時取時贖，子母相權，利復生利，獲息迥殊。是加三取息之富戶並

非市利壟斷，勢難責令減少，稍事虧折。若任刁民藉端挾詐，富

民不敢出當，則乏食農民之從借貸，必至口食不敷，有誤春耕。攸

關匪細。伏我

皇上

仁育萬物、

愛養群黎、

宵旰之間、惟恐一夫失所、各直省既設常平倉穀、以資糶借、間遇水旱偏災、更不惜多糜

帑項、蠲賑並施、即勘不成災、亦必酌借口糧籽種、凡此以為海內蒼生計、不念而籌、實悉於至周且悉、其於督撫臣工、尤時時諄切

訓諭、

總以勤求民瘼、興利除弊為務、臣身任地方、遇有便民之計、自當悉心體察、以期有備無患、前查民間貸穀一事、誠使因勢利導、用備長儲、將以富民之有餘、濟貧民之不足、而緩急可恃、從且以貧民應納之息、償富戶出借之本、而積貯日充、以裕、蓋有

石、多或數千石、一村如是、村村如是、一縣如是、縣縣如是、穀日多而
荒歉可以有備、即相沿而風俗自近於淳、臣愚昧之見、以為宜
定章程、廣為利導、飭諭江西省富民貸穀取息者、務擇其
信實可人為標、毋庸官給考核、並為定例、如有無賴棍徒、
身敢藉端擾害、主事即拿究治、以儆刁風、則富戶等自可
無所顧畏、倡捐樂從、實於窮民生計、大有裨益、臣為調劑
民食、豫防流弊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奏請
聖明訓示、

進呈民事論　嘉慶二十一年

廣東學政臣彭邦疇跪

奏

日前准部文欽奉

上諭治民之道不外富教二端，粵民俗為邪說蠱惑從而行之，或誘于財利，或溺于邪說，均各有受其害之由，該學政試論試之地，察其民人所易惑者作為論說，剴切化導，遇有奏事之便，各錄稿進呈，欽此。臣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惟潢學最淺，更事未深，不足以宣揚萬一，茲就粵東民人積習錮弊，臣目睹及所擬宋臣蘇轍民政策文，並為民事論六篇，自知樸陋，不敢遽行刊發，謹遵

旨録呈
御覽並呈有嚴伏候
重照
訓示遵行謹奏、

民事論一 丹代照會

方今
聖天子乾坤浹育、日月照臨、海宇大安、祈頻歲若、民生斯世、秀良以謹禮而敦詩、根本首在耕田而鑿井、欲其耳不見外事、以優以游、熙熙

耳也。誠不知民之自外生成，以致罹于法網者何故。蓋常揣其情，而自之，凡不法之徒，其始不過一二奸狡之小人耳。要而言之，遂倡立邪說，以為衣食計。於民之愚者則動以禍福，於民之弱者則嚇以符咒，於民之強者則授以技藝，於民之懦者則脅以威力，於民之貪者則誘以貨財。迨至往黨漸多，出而為賊，聚而結矣。群飲于市肆，而呼號于鄉野，小則逞其呼雜，大則根牢黨協，即鄉里善良之家，亦不能不畏之，且不得不附之矣。此匪之名所由立，而會之講所由識也。若夫閩之南，俗信鬼神而尚巫蠱，民氣慓悍，而樂從焉。又地濱大海，多商賈貿易，為西洋天主教徒之有藉以傳播，流入中國者。大閩省之西北郡縣多叢山，常有失業貧民

[illegible]省過之三處、
自遠而至、携帶耕具、聞經官兵、或於水搭寮、或依結會
藏匿匪類、旦暮往來、雖經地方官文武會合偵拿、而林深
箐密、東擊西奔、官長之耳目或有未周、黎庶之見聞最為
確切、是在爾百姓辨邪正之理、熟思禍福之機、毋慕奸
傑之名、毋墮煽誘之說、毋貪目前之利、毋貽日後之災、凡惡
於黨之、為其羽之、縱其析之、據其補之、奏其卸之、則身家得
以永享、而奸邪無由而入矣、如其不能、則邪說誣民、甚者以之
訓、左道惑衆、律有專條、試思歷觀前代、焚香斗法之人、靡不
自擺[illegible]誅夷、逮其種類、即從前川楚教匪、蔓延三省、不乃不
衆、而大兵所到、剿滅無遺、近如逆犯林清、結會謀亂、曾未逾

時、而有惡寸碌餘黨聯結至江西饒平之米毛禮、安徽之
州之方家升、列皆于本邑之先、其茶立破且爾粵東之民、如
皆於此而身受其害矣、向以諸弟会匪遽、集聚多人、偽札授羅
之羊原山黨其從而和之、比如已悉數誅戮、即如良民、如家宦力
之流者、牌引為之衰動、如向時嫌府田其人、今安在哉、即近年
糾衆信還、異國擄掠之際、亦皆被獲法究、而見此等惡徒、從去
而以律從也、無論犯上作亂、宇宙不容、即平時聚衆斂錢、苟且
謀強、一朝發覺、加之以刀鋸、繫之以縲絏、其本職亦且屏之
遠方、有父母不能養、有妻子不能守、有田廬不能耕種、坐衰痛
惜哉、而莫為之救也、嗚呼、可不畏哉。

民可論二　毋恃棄孩

宗户口、務在繁孳、於性丁男、期于生聚、於族大姓郷之里丁衆
於宗之肥、誠以下室大姓、其先世必有遠澤、其宗祠必有规條、
其父之有耆德之称、其子弟多循謹之習、而一郷之人皆樂与
之订婚姻、信其遊、趋若遠恶、有以观感此唐柳芳氏族論所谓
者習則師党之行修、師党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
冠冕之世業、則五代之风美、职此之故也、男東之氏聚族而居、
其大姓不下数万户、有古井田遗意、使族尚睦敦之谊、未必讓之风、
絃诵之流蔚起于宗衙、男東之俗勤服其先畴、則式友比称道
德之门、擇居比下仁人之里、和親康樂、出乎之治、直可與古比隆

矣。至如人多爭競，佔尚浮囂，倚子孫之多，恃田之富，霸人之產，占人之墳，霸人之妻，奪人之財物，子弟或與人鬥毆，父兄且為之私袒，以為彼有聲力，可先欺凌一人，或有所怨，甚舉族咸奮，其不平以為無包容，結連排擠，務與比加之構弄，好勇比益以橫行，則興殺之衆以鬥，而械鬥之風易熾，遂至家傳而戶誦，不知其何為，但曰我有世仇，不能隱忍，或至一室之中不顧與之偕矣，且曰彼將自外，辱及祖宗，故至世為朱陳之宗，而兩姓相仇，俟至度止，並乎居往來之華，而不忘所立，莫與周旋，以致宗門弟姪附其肘腋，比戕不顧生，算衣豆矣，能其雖剛比，極勇後報至於宗破身亡，而其禍不知紀極焉，皆此強宗大族

階之厲也，況乎城門之吏，官長加以辟壓，而勢不可遏。城門之役，尤為之包庇，則犯不即發，捕役入伍，及逮其案妻。先人在室，一任其道遠，試思法網無寬，斷不假手旁人之究加之寬宥。良民無懼，亦不肯以殺命之事，忍而私和，則為之上控，必且會營遣兵遠捕，迺知了不得已，從役去資費究計戶償命。而此等吏，彼甚官長加之網罟，令其指名為證，深懼自任從寬，就死而不知悟也，良可哀已。又其甚者，九族之受株連，且視為路人，一本之親，大宗族且淡乎，如支子歲時享祀，分胙不遠，于衰微世系茫遠，修譜不登其名字，爭端由此而起，獄訟由此而興，則向之子孫人門戶，遂而自門矣，此又忘親背本之尤也，以勇知

法非迹，天堂且立，而小民若狃于積習，視為固然，則莫之能禁。多，而死于兇門者半，死于囹圄者亦半，家業富厚，而耗于衆人者多，耗于官司者亦多，勞不能歸，待曹且亦於清，或亦依虛傳，田廬且歸于有族，其與家休養生息之意，不大相背謬哉。

民事論三 毋棄田畝

五穀者，生民之大命也。故先聖王貴穀粟而賤金玉，凡所以為農謀者至纖且悉，首之以耕耘斂，順天之時，輔之以赤壤黑墳，因地之利，課之以于耜舉趾，亟人之功，必使之無失時，無曠土，無游民，然後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上垂裕大之庥，而下有盈寧之慶，高勇采氣

广多燠而少寒，古之为农者以此言曰，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粤东则四时如一，稼穑偶后，得雨以耕，无后时之患，则其得于天地者比他处为独优。地至滨海，多膏腴之壤，少干旱之逼，一岁再熟卒以为常。潮雷廉诸郡于高芳不拘之隙，且有坡稻一种以资民食，则其得于地者比他处为更沃壮，而物产不加丰，民食未尽裕者，毋乃由于人为之废。以美尝推求其故，而知粤东之农其病有三。广州为边隅一大都会，富商大贾北走豫章吴越，西走长沙汉口，南走澳门，出东西洋，倏忽千万里，以中国珍异之物相贸易，坐揽厚赀，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此逐末之病农者一也。土地饶沃，所产蔬果诡异，不可名状，如荔枝龙眼

甘蔗棉花烟葉青靛之屬，種作不勞而獲利數倍，常弃田疇
以為場圃，目前一時之利，而不知害于農命之原，以致倉儲急乏之
時何救，此趨利之病農者又一也。且種植之法，古有常經，其自滋
種以速大倉之一時或忽之一方而廢其周，行田間，常見此間業務
與他省多不相同，如播種之初，須分行部，以均地方而通水道，男
東則散秧其居其大半，一區之中，多寡不齊，栽作叢集，不可從抓，
而耘耨之功亦闕焉不講，故每至夏之交，瞭視原穫四五人手，
則游惰之病農者此又其一也。茲查前五年，我
世宗憲皇帝以閩廣兩省常稱本省產米甚少，不足以敷民食，巡
撫楊文乾亦云廣東所產之米，即豐歲曾收之，僅足供半年

林林禁過之濟之食。又因廣西巡按韓良輔奏稱廣東地廣人稠，米價倍于廣西之米稍賤。

諭云：諄諄勅戒，所以教本業民者至深且切，而迷之民，仍安於偷惰，以不向淫情之甚也。夫商賈皆當之畧，夫不能養，果蔬無益之敷衣不能生殖，試問種弃田園，不知稼穡，一方不足，或待濟于鄰封，鄰境告饑，更轉移于何地，此貴思之實暫棄業去常勤，年穀順成，則飛粗可以果腹，不食饑飽，則盜賊可以潛踪，若錢食嫌鼓腹以嬉遊於治隆之世也，豈不懿歟。

民事論四　毋游淫巧

人情莫不貪生而惡死，今試有人於此，投之於鴆毒，旁觀或從而言之，則必惻然起且將爭詰其投之者何人，所以投此者何故，出乎積怨深怒，欲其身而不能也，何也，其惡死之心然也。又試有人于此，當飢急之際，有為之設羊肉豆羹者，則必欣然喜且將思所以報之，如泥除之飯，滓泥之豆粥，欲其身而不能忘也，何也，其貪生之見然也。若之何有一物焉，其毒如鴆，而世之甘之也，有甚于飲食，如所謂鴉片烟者，不怪矣哉。今夫古今來生人之害者大矣，其降于天者，有疾病災疫以厄之，其在于地者，有虫蛇鳥獸以搏之，出于人者，有刀兵盜賊以困之，然禍至而猶能為之備，患生而猶可為之防。至于鴉片之流，毒不救緩之無論已，即平居嗜癮之弊，

如過量之酒，恣意之色，皆足以為人害，然奈何又從而益之也。且夫酒色之為害，而不加之厲禁者，猶以禮防飲食、造端乎夫婦，其不節之嗟，皆自貽伊戚耳。若所謂鴉片者，則其損而不見其益也。飢不可以為食，疾不可以療，其始視為游戲之具，其仇害為日用之恒，病且入于膏肓，意更陷于情欲，廢時失業，僵卧如尸，膏化形銷，相看似鬼。況至資財罄竭，救死不贍，惟有性命相依，與之俱盡耳。近年以來，相習成風，粤東為甚，至于熾。

聖諭諄誡再三，且
飭下部臣，以定罪例，而以身試法者，尚不乏人。試思爾小民之甘于沉溺，自戕其生，於　朝廷乎何與，而

不能精覈其誠以視為編氓保如赤子斯使群黎百姓共躋仁壽之域也為同一室之中父兄之誨爾諄諄子弟且聽之藐藐是得謂之克家肖子乎不得謂克家肖子以為世之良民乎夫魚餒肉敗歸咎無不言之父身體髮膚孝經垂毀傷之戒若以有用之身民干匪彝禮其淑慎且計日而知死所也豈不大遠于人情哉是願爾百州其深體此意焉

民事論五 毋利公產

天下之患莫甚于民貧貧于富而不知好禮則有餘之為患視貧為更甚焉此論魯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安也粵東地方饒沃素富之家多設祀產男百為年取其嘗之義名曰嘗田其租除

大約以每年所入爲事祀之需，並以激勵子孫博取功名。凡族中有入學登科者，令其收個掌管其事，或另別置地畝，以示獎勸。後人之意，又名曰書田，前人立心可謂美善，無如行之既久，弊竇亦生，其不可勝究。如粵東械鬥之風，以潮郡爲最多，查向來械鬥之案，皆平居霸惡之人，非屬朋儕，即其族鄰有由積怨致爾，其視若爲世仇，推求其故，其始不過一二人偶有微嫌，彼此挑唆，至成大忿，後使無祠堂公項，藉以一二人之力，集聚多人，即衆人聽從，而大衆飲食器械之用，一宗難不能供，惟有以祭嘗田產公衆共財費之不惜，富者貪氣而從，貧者藉以依敢亂食，而充作手者理之人，又因乘間開銷，飽其囊橐，遂致怨不顧

身、釀成大獄、此械鬥所由來、而嘗田之為害一也。寄產猾以其家置業、委之子孫、或要族、眾人從而侵賣、以至錢糧不能交納、加之追比、而田為公產、群相推卸、任意延延、甚至當差之人助大戶為殺、又復包庇抗欠、致償不供、此積欠所由來、而嘗田之為害二也。設立公產、不務立收納之人、而各姓約法不同、或以行第之尊卑、或以房分之大小、或以科名之貴先、分年輪派、其當者收自分沾餘潤、于是彼此爭控、以致骨肉傷殘、或一經入手、即將公產盜賣、致啟訟端、往往各房公舉誠實者為之首告、遂有族中奸而无賴之人、乃訟棍潛相勾結、挺身把呈、其出入衙門、則為言語同訟費、其赴省赴控、則又素索盤纏、是前人致富收族之資矣

以供訟師唆揑之用，積之既久，并原告亦俱藏匿，遂案徒對質，則不念嘗田即敗族之根，而必設詞翻控，故嘗田之案，一經精訟，經年不能完結，此積案所由來，而嘗田之為害三也。又其甚者，士子念切功名，急保進取，化嘗之或有之，然皆巨富之家始萌此不肖之念，粵東則寒士亦欲為之，其故以一經借使可取，仍嘗田借起無人，則終身生計在此一圖，作弊貪而來不惜為之，以致巧男持騙之案不一而足，此行私所由來，而嘗田之為害四也。夫務嘗田而械鬥，則祖宗設以為子孫業衍計者，轉而貽於凋零；因嘗田而拖欠，則祖宗設以為子孫安業計者，轉而貽于罪戾；當田而精訟，則祖宗設以為子孫和睦計者，轉而至於仇鬥；因嘗田而鑽

嘗則祖宗所以為子孫顯揚計者轉而至於污辱抑何不善繼善
述之甚乎昔宋名臣范文正公訓誡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于
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
寒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今亦何
顏以入家廟乎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
群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米一升歲衣
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其事其言備載本傳其為人可敬
之慕之願亦等側之效之也誠使富家大族深體此意則無貧
不撥祭喪至不寒不祭服有合于禮經之義而敦宗收族者
老即振易俗移風將臣寔之所慕天下慕之矣不又執負民

為易治哉。

民事論六 毋戕生與

粵之風俗，凡為人子者，其視衣斂以棺槨以葬，此既甚遠，比或年餘，近或數月，掘其塚，啟其棺，驗其地之燥濕，檢視骨骸以淘洗之，大如瓦甕以盛，名之曰金罐，其吉則以殯葬之，不吉則舉而遷之山谷之間，更擇地而遷焉。詢其故，則謂墳地卑下多水蟻，將以避則水不能浸，蟻不能入，彼其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噫！彼獨非人子哉，乃忍見其親之骸骨枯而遷，暴露，使其頭顱手足，顛倒錯亂於盈尺罐盎之中，且有血肉未朽，將肉之腐者刷之，筋之絡者割之，寸寸節節，而毀裂之哉！是直視其生，曾殺悖理

馬、牧蓋埋狗之不若矣、所謂恐水蟻之侵其親也、已不可從矣、
即此以邀福乎、乃祖乃父也哉、大形家之說、儒者不言、誠以人生
于世、於死、如草木之黄落已耳、烏知其為身之計、不忍其親
之死、必擇一高明爽塏之地、以安宅穸、而後即安、若欲行祈福
于冥漠不可知之鄉、是論焉悉者、並誣所或有之、而人子之於父
母、加之採擇、以求其富貴利達也、于心安乎、是悉叛業誕之習、視
為固然、忍焉不為之一動、而為之父母者、不必怨之、恫之、欲往乎
空山蔓草間矣、尚何加福之與有、且金礦之開、其害有不可勝
言者、蓋是礦也、取者甚便、還役無難、往往有一家數人、其
父母既瘞之後、或兄安而弟不寧、弟吉而兄不利、堪輿家從而曲

為之說，謂是穴必宜于某，不宜於某，某不宜[illegible]不宜[illegible]方謀於
以遂之，使以棺至，於將有異其說者，謂其[illegible]矣，若猪[illegible]間不過一提
擊之勞，遂有不告於兄長而殺我背之，以致操同室之戈，此有
為而挾爭地之衆，訟在[illegible]多，然必窩同於其黨之人，造控偽契，
或侵之以勢力，誘之以資財，聽不能擇其指而拋棄之也。若男
東之藝法，欲占其墳，先匿其祿一人，而以取之，一夕而以易之，其
毀之而泯然莫跡，於是情日捐他人之父母而不知為其於一朝。若
是，從而將[illegible]而枯骨之銷磨于雨淋日炙，然蓋又不知哉何時矣。
大滅[illegible]此因罪不容誅，而為人後者忍置其先于此地，不得毋
痛心而疾首乎。其甚者里中無賴之輩，詐人之財，掘匿金礦

勒人贖取。聞從前洋盜猖獗之時、瀕海地方、輒遭此害。故粤東澆漓之俗、不可枚舉、而傷化蔑倫、莫此為甚焉。仰惟
聖朝
以孝治天下、於子孫發掘祖父母父母墳塚及毀棄骸骨、例
禁甚嚴、所以防末俗於未然、即所以尊人心於親愛者。鄒孟氏之言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奈何顯然違經、罔知
國法、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甘蹈重辟而不顧也。嘻、異矣。